

北史

五

列傳卷第九

北史二十

燕鳳

許謙

崔宏

張袞

弟恂

鄧彥海

燕鳳傳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使符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對曰寬口之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

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刃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蒲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

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符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爲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許謙傳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符堅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遣將楊佛嵩來接佛嵩稽緩道武命謙爲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寶敗佛嵩乃還及慕容垂死謙

上書勸進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子洛陽襲爵明元追錄謙功以洛陽爲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謚曰恭

崔宏傳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悅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暉爲黃門侍郎竝以才學稱宏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符融之收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

言州

北傳九

三

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摠庶事入爲賓友衆務脩理處斷無滯符堅聞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爲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用扶搖之勢而與鷓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

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摠機要草創制度時
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
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士或以封國之
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旣隆萬國宗
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
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
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士逮于陛下應
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
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士夫魏者大名州之
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

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
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
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
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
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
科禁宏摠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
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
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
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
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

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
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蹇
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
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漢
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
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
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
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
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河王紹
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
財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
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
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
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詔徵之人多
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
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竝起守宰討之不能
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
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
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
人爲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

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
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
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
績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
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
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
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
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
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常三
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
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
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
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
追錄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廷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
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
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
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
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
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

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摠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兔在後宮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拒代千里之際須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

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物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或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云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

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
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
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
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
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
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
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
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
所謂卞莊刺彪兩得之勢也必德我假道之惠
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

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
成敗鬪兩彪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為國之
計擇利為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
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
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
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
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
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
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
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

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爲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

北解九

十

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植

不思樹黨強隣報復讎恥乃結蠕蠕背德於姚
擲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殘滅耳
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
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
棊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
之曰災咎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曰災異由人
而起人無豐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
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
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

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
赦書時帝幸東南烏渖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
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
道初浩父疾篤乃翦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
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
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
白馬公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
於浩浩能爲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
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
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

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
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
言以亂先王之教表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
可揚於王庭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
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
分野朕疾疢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竝少其爲
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
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災惑退舍
願陛下遺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
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

北傳九

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
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
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摠萬幾出統戎
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
無爲頤神養壽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備
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叡溫和衆情所繫
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
須竝大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
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帝
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爲國副王

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揔已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事

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於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年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歿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

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公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

北傳九

十四

為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云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太武左

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鈞陳其占秦云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竝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

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官者趙侃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山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麈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

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
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
於上又羣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符堅不
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
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
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
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
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
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他國遠期
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
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
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
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
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
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
下勿疑深等慙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
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
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
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
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

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

北傳九

十七

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君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羣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

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鬻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

北信

十八

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公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

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擅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穹廬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旣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帟作字以記其異大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爲舉匕箸或立

北傳九

十九

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疋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曾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

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

北傳九

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

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
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
審知官軍有聲無實待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
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
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
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
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
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
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
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

此傳九

二十一

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
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
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常聞魯軌說姚興
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
禍及姚泓已然之効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
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
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
宿當斗牛憂在危云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
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
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

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

北傳九

二十一

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

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平涼旣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

北傳九

卷三

徒時方士初織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召其福天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織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織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

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
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尅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
內外軍馬三十萬疋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
常羸死怕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
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
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
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
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恒農
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
心不爲純臣然繼父脩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
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
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旣到
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
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闈
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
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
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
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
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
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

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誣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揔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

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揔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爲己任明元大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於浩及景穆始揔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繫等各欲廻還後獲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繫等之計過矣夫此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

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縈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冬千段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

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彘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

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竝多誤著

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祕書
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
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麤二年詔集諸文人撫
錄國書浩及第覽高讜鄧穎晁繼范身黃輔等
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
堪趙郡郟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
彰直筆并勸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
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
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
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

祕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真君
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
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
其祕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
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
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竒浩才能自以
為得壻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
繼昏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
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
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

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初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悟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俊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

北傳九

二十九

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浩母盧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餽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遇國龍

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
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
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
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
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
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位豫
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陽盧
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
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
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

世傳九

三十

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
文尤善草隸爲世摹楷行狎特盡精巧而不見
遺迹始宏因符氏亂欲避地江南爲張願所獲
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
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書始見此
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允集初宏父潛爲兄
渾等誅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
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祕之
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
多摹搨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

時見潛書以爲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
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名歷位祕書監賜爵貝
丘侯樂安王軌鎮長安選舊德之士與軌俱以
徽爲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傳進爵濟南公
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
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
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
始清河崔寬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
仕西涼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
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

太武西巡剖乃摠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
之拜寬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
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
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寬字景仁還
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款見浩浩與
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踈族獨得不
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
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陝
城鎮將三靖地嶮人多寇劫而寬性滑稽誘接
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微

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善
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怕
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
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
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葬
歛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王少以孝行著稱學崔
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為內祕書中散班
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
愷程駿等終為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
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

北史

卷一百一十一

書中頗為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
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
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切盜大起衡至脩龔
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刺
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為
侯為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
敞坐免官宣武初為鉅鹿太守弟肫之逆敞為
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
季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
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

守敬弟鍾字公祿奉朝請弟肫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鍾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胤辭訴累歲人土疾之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肫好學有文才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宏同郡董謚謚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厚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謚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傳

北傳

三十二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並太守袞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漢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旣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

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
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
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
大意高今因其內豐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
顯又從破賀訥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
石爲峯以記功德乃命袞爲文慕容寶之來寇
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
竭力難與爭鋒宜羸師以侈其心帝從之果
破之參合遷給事黃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
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

尅中山聽入八議拜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百
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荅晉將郗
恢書失旨黜爲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初始以
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
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
逞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
逞荅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闔
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
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錄舊
勲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公子度少

有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大官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鍾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爲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懈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

人白澤諫以爲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况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天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王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脩臣敬朝議將依漢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爲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覩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旣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

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
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
農卿袞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袞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
收中士士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
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臯
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
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
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恂
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爲當時第

北傳

三十六

一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
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臯侯謚曰宣子純字
道尚襲爵坐事除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
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
父遺風代子長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
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
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
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
相誠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有孝
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彥海傳

鄧彥海安定人也祖羗符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爲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遣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爲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佗役効命垂乃用爲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內史彥海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爲著作郎再遷尚書吏部郎彥海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

北九

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是彥海所爲賜爵下博子道武詔彥海撰國記十餘卷唯次年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彥海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爲尚書郎兗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賜彥海死旣而悔之時人咸愍惜焉子穎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

鹿百餘萬詣行所詔穎爲文銘於漢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爲侯卒謚曰文恭子怡襲爵位荊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爲太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謚曰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揔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爲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旣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袞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此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列傳卷第十

北史二十二

長孫嵩

五世孫 儉子平

長孫道生

玄孫 幼 兕 兕子 熾 熾弟 晟 從弟 紹遠 紹遠子 覽

長孫肥

長孫嵩傳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符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眾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

渥亦聚眾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徬俛從之見道武于三漢亭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元即位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鬻酒及江

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
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
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峭陝間必與姚泓相持
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
首可不戰而縣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
關嵩與建等自城臯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
裕尅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
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
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
左輔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
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
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
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
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
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
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
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
尚書劉縶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
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
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危

道也帝乃問幽微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
贊成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
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
柱國大將軍自是輦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
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
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嵩配饗朝庭子頽善騎
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
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子躬字孝友位
北鎮都將坐贖貨降爲公孝文時自訟先世勲
重復其王爵薨謚簡王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
隨例降爲公位右衛將軍卒謚慎子悅襲爵建
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祿少卿卒贈司
空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長孫儉傳

儉本名慶明曾祖北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
恒州刺史父馘負外散騎侍郎早卒儉方正有
操行神采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
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
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從爾朱天
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周文臨夏

州以爲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
周文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
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
事別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元奔東魏
後河渭間人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
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
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
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
即以儉爲西夏州刺史摠統三夏州諸軍事荆
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
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
璨爲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
聽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
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又與儉
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
羣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
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
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
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
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

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庭嘉而許之在州
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
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
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
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
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道行臺僕
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時梁岳陽
王蕭詵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
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
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荅問客惶恐不敢
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
叙梁國喪亂朝庭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
悅出口曰吾所不能測也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
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
帝嗣位於江陵外軫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陳
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
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于謹
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
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荆
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周閔帝

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勲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摠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且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懃若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摠管臨終遺令歛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竝奉行之又遺啓請葬周文帝陵側并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

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鄯國公謚曰文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鄯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敷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其裴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今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脩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

潮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爲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京官屬以平爲少司寇與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隋文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平代之爲揚州摠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庭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詔因敕羣臣誅謗之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還進所得

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
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
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爲相州刺
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
戲畫衣裳整甲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鎮淮
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
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
克負荷遣使吊平以師孝爲勃海郡主簿屬大
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害

長孫道生傳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
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
明元即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
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太武即位
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
衆出白黑兩漢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道
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前驅遂平其國
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
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
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

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八十二贈太尉
謚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
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
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
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
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
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士眾帝命歌工歷頌
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
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
榮子旌位少卿早卒旌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
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為公帝
以其祖道生佐命九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
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師拾
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
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
為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
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
賜名幼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為

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爲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摠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兩父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旣摠強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或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脩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沱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脩禮邀擊琛不赴之賊摠至遂大敗承業與琛竝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離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復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日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荅曰死

而有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劄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云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

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入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離州平除離州刺史孝莊初封

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
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
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
謀誅爾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
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
表請廻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承
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
武帝入關承業時鎮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
錄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
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雖州刺史謚曰文宣
承業少輕俠鬪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云行龍門
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
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
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
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
子彥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
武子彥本名雋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
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加子彥中軍大
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爲心膂及從帝入關
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苑

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
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
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
餘乃命開肉鍍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
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
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
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虺螫之不痛試爲求之
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虺以股觸之痛楚
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
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捨汎階十七級
爲子義貞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
以父勲封平原縣伯

義貞弟兕字若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游
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別封鄴縣侯周天和
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
刺史竝有能名襲爵平原縣公卒子熾嗣

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羣書兼長武藝
建德初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爲通
道館學士熾應其選隋文帝作相自御正上士
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

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同三司及帝受
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授內史舍人上儀同
三司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累遷
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授吏部侍郎大業中歷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
谷渾寇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銀青
光祿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守攝
左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熾
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
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
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略
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
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
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
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
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
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鵬相獲
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
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

尤得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脩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

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豐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

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廼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

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躬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及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吊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脩貢又

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竝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為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力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摠管竝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

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
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
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
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
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
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
上烽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
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
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
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

北傳十

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
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
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
天狗霄貫兩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
夜自驚言隋師且至竝遣奏知尋以染干爲意
弥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
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
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
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
之十發俱中竝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

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
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
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
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
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
橫塹令處其內在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
上竝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
奏曰賊內携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竝來降
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
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

摠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

達頭與王

相抗晟進

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

流

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
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
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
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摠管聞其弓聲謂
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
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
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
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

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
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
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
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
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
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
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
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
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文帝崩匿
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
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
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
略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
害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
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喻林欲出塞外陳
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
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
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
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
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

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竝躬親
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
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
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
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
爭放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
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
聞益喜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
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鴈
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
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
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少子無
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
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行
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
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
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
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
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

紹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之起家
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
阿縣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
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大常卿遷中書令仍
襲父爵後例降爲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
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
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
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阼復
封上黨郡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
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

北齊書

卷之三

浮屠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
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雖祖述
樂章然黃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
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
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
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
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俄改授禮
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
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
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

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
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
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
且黃鍾爲天大呂爲地太蕤爲人今縣黃鍾而
擊太蕤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
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
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蕤是天子端拱
群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
秋曰楚之衰也爲作巫音齊之衰也爲作大呂
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稱爲十
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
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
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
樂云黃鍾爲宮大呂爲角此則大呂之用宛而
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
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
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
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
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
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至理

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
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
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
分依如正禮竝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大簇歌應
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
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
竝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
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
宮且黃鍾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
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爲正調便是君臣易位
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
爲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體
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
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
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
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
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
爲數焉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
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
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

入爲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
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
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
甫脩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
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
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
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
欲廢八縣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
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溝疾未獲面陳慮
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

北傳一

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
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
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
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簾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
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
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
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爲首是政出私門將
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旣爲人臣
義無寢默必輿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
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

縣二八倕氏之鍾十六毋句氏之磬十六漢成
帝復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
章揚摧而言足為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
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為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
戈臣獨鄙之而況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
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
重贈柱國大將軍謚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廷子

覽嗣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愠不形於色略涉
書記尤曉鍾律周明帝時為大都督明帝以覽
性質淳和堪為師表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
公即位是為武帝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
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
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
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
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武帝
崩受遺輔政宣帝時位上柱國大司徒歷同涇
二州刺史隋文帝為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
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
摠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

宣帝殂覽欲乘豐滅之監軍高頴以禮不伐喪
乃還文帝命覽與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
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摠管
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
苦被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
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
至誠侍太子宜數參見之柱臣素望實屬於公
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
妃後爲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位宋順臨三州
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竒之遂以
女妻焉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
以功封西華縣侯及長容貌魁偉風儀溫雅魏
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軍功別封永寧
縣伯尋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周文及羣公宴
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
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
人次云匡救其惡既出西閣周文深歎澄之合
機而譴其次荅者周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
爵義門郡公出爲玉璧摠管頴有信卒於鎮贈

柱國謚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
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
輿屢降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爲上所追惜如此
子嶭嗣旄弟禮少以父任爲散騎侍郎與襄城
公盧魯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
其父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肥傳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內侍少有
雅度果毅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
從禦侮左右帝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
爲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中山以功賜爵琅邪
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
內徙亡匿趙郡推趙準爲主妄造祿言云燕東
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
號鉅鹿公儒爲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
吏肥討破準於九門斬仇儒禽準詔以儒肉食
準傳送京師輟之於市夷其族除肥兗州刺史
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爲前
鋒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兗州撫
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

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謚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爲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即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平陽王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太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尅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破之翰清正嚴明善撫將士薨大武爲之流涕

北

三十一

親臨其喪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謚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降爲公位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寬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贈吳郡王謚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歷事累世邈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明允智謀通贍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謦謦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內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隋之榱桷也道生恭慎廉約

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竝列暉炫
朝野門祉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
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烈絕
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
辯不然則何以竝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
且公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竒略因機制變懷
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
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世
祿不亦宜乎肥結髮內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
罔不棄散關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
殞先邁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